

# 堂兄归话“三明行”

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在冬天漆黑的夜晚，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，跌跌撞撞地朝着一个目标走去。他的脚下，就是滔滔奔流的大河……

2016年初夏。泉州酒店。我的年近八旬、从印尼归来的振川堂兄，向我讲述了他56年前的“三明行”。

这是我再次见到堂兄。第一次见面是十二年前，年过花甲的他陪同年近九旬的父母回国省亲。而此次，是堂兄携堂嫂再度回南安探亲。

堂兄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，大我两轮。1960年夏，堂兄辍学回到中国，在泉州师范学院就读。我对堂兄并不陌生，小时候陪伴在南安乡下的祖母身边时，我不知多少次听祖母谈起堂兄回国读书的事情。她说堂兄非常“古意”（闽南语“老实”之意），暑假回来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书，有陌生人来了，点点头后就继续看书，也不搭讪。

我还接收了他留下的许多衣服和写字本。我读大学时，从祖母的旧箱子中，淘到了堂兄从海外带回并留下的一套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（英文版），感到十分难得，曾带在身边研读，以后虽然反复搬家，但一直珍藏至今。堂兄在中国就学

期间正值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他没少吃苦头，父母听说后颇为挂心，通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他办好返回手续，堂兄乃于1962年提前中断学业回到印尼。此后，堂兄扮演了印尼族人与中国亲人联系的桥梁，许多发自印尼的中文书信全部出自他手，而当时中国的亲人接到这一封万里之遥的来信，深有“家书抵万金”之感！

## 二

堂兄温文儒雅，酷喜读书，精通中英文和印尼文，是典型的儒商，至今仍在经营打理事业。最可称道的是，他孝心不匮，无微不至照料一对父母，二老双双过百岁，堪入选印尼的吉尼斯纪录。

我们一见如故，彼此交流毫不费力。在欢迎堂兄的酒桌上，我竟然意外得知堂兄到过三明，不禁激起了深入了解的兴趣，便不顾人多嘴杂，请求堂兄给我讲讲情况。

“那是我唯一一次去三明，目的是去看你父亲瑞东叔。他从厦门大助教调去三明化工厂当技术员，那时还是单身汉，而我大学放寒假，当时是第一学期，寄读在福州的师专，我先回南安乡下住了些天，听婶婆也就是你祖母经常念叨阿叔，说他单身一人在那么远

的地方工作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习惯？我就自告奋勇对婶婆说，回校前我去三明看他。就这样，我从南安坐汽车到厦门，再坐火车去三明。”

“可能是电报没有及时转到阿叔手中，下火车时，没有看到他来接我。”堂兄暗暗叫苦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化工厂在何处？

天已经很晚了，那时没有公交车，没有电话，车站附近也没有旅馆，堂兄只能横下心去找到化工厂。俗话说，路在嘴上。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路的人，化工厂在什么地方？路人给他指了方向，堂兄提着行李就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。

坐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人已经很疲惫了，肚子在咕咕叫，眼睛也在不停地打架，而且山区的冬夜冷风刺骨，真是饥寒交加，但为了找到阿叔，堂兄顽强地坚持往目标走。

我问堂兄，对那晚走在三明还有印象吗？堂兄苦笑道，快60年了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只感到四周黑压压的荒凉，脚下是一条川流奔腾的大河。那时社会治安好，虽然只身来到陌生地方，但我对人身安全并不担心，唯一害怕的是，如果不小心跌到河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我告诉堂兄，那条川流奔腾的大

王伟明

河就是闽江的支流——沙溪河，一直流到福州出海。

## 三

堂兄呷口茶，顿了顿说，找到阿叔真不容易，费了老大周折。起初我来到一个工厂门口，门口有解放军站岗，他们盘问我后说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这让我几乎绝望。但有个细心的门卫，又详细问了我要找的地方，然后对我说，这里是化机厂，不是化工厂，一定是路人听错了！没奈何，我只得继续找。门卫很好，帮我画了去化工厂的图。就这样，我又跌跌撞撞摸索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找到了化工厂，厂里的门卫可能认得阿叔，告诉我他住在河对岸的宿舍。我懵懵懂懂地按他说的再度出发摸索，就这样又找了一个多小时，见到阿叔时，已经是下半夜二三点了……

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，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让我遐想不已，激动不已，沙溪河、下洋浮桥、三化六村这些熟悉的场景立时浮现我的眼前，而身边这个讲故事的人，正应了余光中的诗作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，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”。望着一直远在天边、而今近在咫尺的堂兄，我情不自禁泪水涟涟。

## 花开正浓

李志宏

姚强妈妈希望姚强能考上省重点高中，她每天念叨着，姚强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

初二期末考后，姚强成绩在年段200名，家长会上老师明确告诉姚强妈妈，你家姚强没戏，这所学校能考上省重点高中的，从来没超过5人。

第200名与前5名，差着十万八千里呢，姚强妈妈认命了，老师还不忘叮嘱姚强妈妈，孩子的健康成长最重要，切不可粗暴强求。姚强妈妈一回家，推心置腹地和姚强谈了一宿，姚强也认命了。

初三刚开学不久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姚强被选派参加县级竞赛，走进了妈妈天天念叨的那所省级重点高中。

高中的大门气派得使人吃惊，高大的楼房装饰着美丽的玻璃幕墙，树木繁盛荫翳，鲜花沁人心脾，校园里有姚强最爱的足球场，他恨不得马上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踢几趟球，打几个滚。

校园里还有一座红砖楼，姚强坐在临窗的位置，窗外是一丛丛的桂花树，桂花正盛，深黄若金，繁花满枝，清香四溢，弥漫了整个秋天的空气。

姚强的心被深深震撼了，一种莫名的激动在血管中膨胀，他不禁问自己：难道我真的没有上重点中学的命？

回来后，姚强咬紧牙关一边学新课，一边把前两年落下的功课补上，姚强的妈妈看到姚强如此用心如此吃苦，既欣慰又心疼。

一年后，姚强走进了那所省重点高中。

周末回家，姚强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讲着校园里的见闻，妈妈听着听着，不觉潸然泪下，哽咽着说：“你爸爸读高中时就在那座红砖楼，他说他最喜欢桂花……”

姚强的妈妈名字就叫桂花，姚强的爸爸一年前为了抢救落水儿童牺牲了，那时正是桂花十里飘香的季节。

## 照片里的故乡

胡美云



前些日子，发小回乡，特意绕到老家的房子前，不同角度地拍了许多张照片给我。懂我如他，这些隔着千里而来的照片，确实比许多情真义切的语言更解乡思，也更撩乡愁，以至于在这样静谧的周末午后，我很自然地就朦胧了双眼，心也跟着湿漉漉起来。

我是远嫁。少年时单纯，那时在深圳打工，虽也是背井离乡，十二三个小时哐哐当当的绿皮火车却丝毫不觉缓慢，一路观看风景一路了解人情的，正好为原本清汤寡水成长而起的少年人生填补着色彩。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何况乡愁呢。

待到了婚嫁年龄时，找了对象，知道是远省，当时却并不以为意。兴起时也拿出过地图，趴上面，找到两个省，在红红绿绿的图纸间比画着距离计算着时间，算来算去的结果，换来些孩子气的自我

那时候手机还未普及，能拍照

安慰；远近不过如此啊，还没有我刚待过的深圳离家远呢，满脸天真。现在想来，其实这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无知者无畏的实例啊。

后来终于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从厦门坐火车回家乡，才知道了离乡远的艰辛。2002年，坐的是厦门到芜湖的慢车，七十几块钱的车票，车票是真便宜。时间呢，自然是真正的长，从出发到近乡，火车汽车三轮车的，周周转转三十个小时，近两天的时间。忘记当时的心情了，回乡的喜悦肯定是有，尤其是当车子进了省进了市进了县以后，不仅仅是入眼的景熟悉了，连着呼吸到胸腔里的空气都熟悉了起来。正好的阳光，微微的尘，熟悉的田地和四时作物的味道，也不知道是实在就有的还是从记忆里涌出来的，混在一起，迎头扑面而来。

待到了婚嫁年龄时，找了对象，知道是远省，当时却并不以为意。兴起时也拿出过地图，趴上面，找到两个省，在红红绿绿的图纸间比画着距离计算着时间，算来算去的结果，换来些孩子气的自我

那时候手机还未普及，能拍照

的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每次回去必然带着个相机，房前屋后，山水田地，或者偶然遇见的熟悉的人，都是心里极想拍照留下的，然后带回厦门找相馆洗了，一年一年，集了厚厚的一大册。偶尔的间隙或者季节转换思乡情切时会搬出来，一点一点翻看着。故乡四时，一景一物，照片渐渐泛黄，一些景依然熟悉着，一些景已然陌生，而有一些人却再也不会出现在照片里了……

这几年，小弟把原本要独自在家的母亲也坚持接到常州住了。我回乡的理由便跟着没有了，一起没有的，还有我为故乡拍照存照的机会。

偶尔会在朋友圈里刷到和故乡有关的照片，或者在某篇应时而作的文字里，那些春季熟悉的草盛花开，一大片一大片黄的油菜地，紫色的红花草，夏天青的禾苗，满菜园子绿的瓜蔓和黄色的小花……它们在记忆里鲜活着，在偶尔可见的照片里一点点将乡愁放大。

前些天，电话里母亲心戚戚地说：“明年我还是想回老家住啊，这人年龄大了，想老家想得厉害。回去种点菜，养些鸡鸭。闲了还能找找邻里，有说话唠嗑的人。比外面好。”

“另外，我回去了，你们想家了也可以回老家看看啊。”

我又想起了书柜里那本厚厚的相册，那些一张一张经年而集的照片里的故乡。

通透如母亲，何尝不知道，她就是我守望故乡的坐标啊。

## 故事的小黄花

王诗炳

房间窗外的隙地不知何时竟窜出一株丝瓜藤，那丝瓜藤在荒草间恣意生长，并顺着周围的杂草和低垂的树木攀缠而上，一路探进我窗台，开出了粉黄色的小花。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抚摸下，灿烂的小黄花摇曳身姿，煞是引人注目。

此情此景深深地吸引我的眼眸，端详着那一抹嫩黄，直让人觉得微醺。那一刻，让我恍若与时空交叠，随着记忆的秋千，一直晃到童年丝瓜花盛开的时节。

丝瓜花是我熟知的旧友。在农村的盛夏，它应是最热闹最常见的风景。厝边头尾，田头地边，见到的总是它的倩影。它多数为单性花，即在同一植株上分别生成雄花和雌花，一般雄花先开，雌花后开。那些小黄花三三两两地挤在一起，像极活泼的小姑娘。她们有着素净的笑脸，有着鲜活泼俏丽的身姿，在细嫩纤长的瓜纽顶端；在屋檐下；在龙眼树上；在高高的院墙上，肆意挺立，尽情地绽放着它的美丽，吐着它的芬芳，时而引来蜜蜂嘤嘤，蝶舞缱绻！

一次，不知哪来的突发奇想：丝瓜不是丝瓜花结籽而来的吗？没了丝瓜花自然见不着丝瓜了。于是，每逢丝



瓜架，绿绿莹莹的丝瓜爬满整个架子。架子上翠色欲滴的丝瓜藤叶间露出了朵朵黄色的花，金色嫩黄的花瓣绽放开来，几朵小花紧挨相依，含苞与怒放间杂在一起，犹如繁星一般；架子下丝瓜已经结得很盛了，而且浓荫匝地，清凉蔽体。每逢这个时节，大人们总会在家门口丝瓜架前徘徊着，他们愉悦的脸庞犹如那些自由绽放的黄花儿，欣喜地展望著未来可以收获大量的丝瓜来烹制菜肴，延续生活的滋味。而我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连续大半个月来，每餐必有丝瓜。这丝瓜做成的菜肴，初尝还觉得挺新鲜可口，但久而久之，烦腻之心便会滋长、盘踞。

但大人们好似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大抵是丝瓜好种，产量多，不必费钱去购买，十分方便。于是，平日里的炒丝瓜、丝瓜汤竞相粉墨登上餐桌，直逼得我有种一见丝瓜就想呕的心思。彼时家贫，父母含辛茹苦，不敢有过多要求，对丝瓜的那种倦怠，只好悄然掩藏在心里。

一次，不知哪来的突发奇想：丝瓜不是丝瓜花结籽而来的吗？没了丝瓜花自然见不着丝瓜了。于是，每逢丝

来。无论你如何摘掉它的花蕾，都无法阻止它开花结果。”我听了似懂非懂，也终止了这种天真的行为，一朵朵小黄花又如期绽放。后来渐渐长大，也渐渐认识到丝瓜的功劳与伟大，正如丝瓜开出的那一朵朵小黄花，虽然平凡朴素，但却在绽放属于自己的美丽！

行走在人生路上，突然感悟到：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像丝瓜的小黄花那样，一切都是那样地自然惬意、热烈奔放，在点缀大千世界的同时谱写出属于自己的故事？

## 石拱桥

黄祖发

在南安金淘，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村庄——玉园村。在这个美丽可爱的地方，有一条弯弯的小河，宽阔的河面上巍然屹立起一座石拱桥，那就是旅外侨亲李温成先生捐资兴建的“石拱桥”。

石拱桥堪称是家乡的一大杰作。三个大拱的两肩上，各做三个小拱，使整个桥型显得格外均衡奇巧，在结构上显得格外雄伟壮观。石拱桥的一侧有一个熠熠生辉的六角亭，亭子的屋檐下有一块牌匾，牌匾上面刻着“望乡亭”三个镏金大字，亭子旁树起了石碑，记载着旅外侨亲李温成先生的事迹。

远望，家乡的石拱桥在绿树掩映中若隐若现，好像仙女的玉带落在河面上，宛若光彩夺目的彩虹站立在河水的两岸；近看，阳光斜射，波光粼粼，好像蓝天点缀着无数的星星，桥洞犹如闪耀纯洁光芒的月亮，构成了一幅多么迷人的“星月图”！远山如黛，近山似翠，山影倒映碧水之中，恍惚间，恰似置身人间仙境。

石拱桥，一边是村庄，一边是田野；一边是生活，一边是桃源。村庄高楼幢幢，别墅座座，如雨后春笋，拔地而起。田野晶莹剔透的露珠在菜叶上滚动，蝴蝶在黄黄的油菜花上翩翩起舞，小鸟在翠竹深处不断欢歌……石拱桥，在自然的画卷中显得恰到好处。

我轻快地踏上家乡的那一座石拱桥，扶着石拱桥所隆起的石栏，心中油然而生了许多情感。石拱桥好像村庄里一位忠诚的老人，日日夜夜守护着美丽的传说；石拱桥犹如诗人的一部线装的诗集，缓缓苔藓点染着美妙的诗韵；石拱桥在我的梦里，宛若在心灵珍藏着一杯杯浓烈的美酒，醉了远方的游子，醉了家乡的亲人。

坚固如铁的石拱桥，傲视风霜、伟岸如松，可一脸的粗实与淡泊，像站岗的士兵，守望着心中的希望。

石拱桥似一幅佳画，漂浮于旅行者的心灵深处。此时，我的心中又飘荡着歌唱家秀秀演唱的《石拱桥》的歌曲，“小河上有座石拱桥，厚厚的背哟弯弯的腰，野花开放藤儿绕，好像彩虹水上漂，小桥哟小桥，爷爷说你过百岁，为啥总是不显老？小河上有座石拱桥，结实的背哟粗壮的腰，行人过车马跑，好像巨龙在腾飞，小桥哟小桥，奶奶说你不会老，永远都把重担挑……”家乡的石拱桥，你用多少柔情，融入人们的眼里；可爱的石拱桥，你有多少情话，萦绕人们的心田。桥上忙碌的人车，走过平坦的通途，淌过热流，淌过感激；桥下婉约的流水，绕过如烟的往事，流进诗情，流进画意。

家乡的石拱桥啊！你是我们坦荡生命中的交响乐章，你是我们激情豪迈的梦幻天堂。

## 故乡小镇

傅友福

并排的老屋

是唐诗宋词里跳跃着的素语

平平仄仄的日子

像一壶正值火候的工功茶

氤氲着讲古老爹的思路

醉落夕阳

琴声般的木门

拉响了岁月的沧桑

母亲依门观望

焦虑企盼伤感

农人锄落了天边的残阳

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

古老的村道

吹响着旧年的短笛

山坡上的苍松

印证了执着和安然

远归游子

行囊里装着山外的风光

带回来精彩的故事

在小镇里生根发芽

## 野菊花里的故乡

傅建卿

此时，把自己接到故乡